



War and Peace

战争与和平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 傅慧 张云绯◎译



(全译本)

上卷

战争与和平

(上)

(俄罗斯) 托尔斯泰 著

傅 慧 张云绯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 / (俄罗斯)托尔斯泰著;傅慧,张云绯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500-0912-7

I. ①战… II. ①托… ②傅… 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
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8115 号

ZHANZHENG YU HEPING

战争与和平

(俄罗斯)托尔斯泰 著 傅慧 张云绯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总 策 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 云
美术编辑 松 雪
制 作 王 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86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5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912-7
定 价 110.00 元(上下卷)

赣版权登字 05-2014-8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于图拉省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俄国伟大的作家。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七年在喀山大学学习，一八五一年在高加索参军，曾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一八五六年退伍。

托尔斯泰一生著作颇丰，《战争与和平》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写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期间，长达一百二十万言。这部煌煌巨制以一八一二年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一八〇五至一八二〇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俄奥联军与法军在奥斯特利茨的会战、法军入侵俄国、波罗底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拿破仑军队的溃败等。在小说中，作者描写了拿破仑、库图佐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小说并非围绕这些帝王将相而展开，而是以一批虚构的主人公做主角。在整个作品中，共出现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作者以四大贵族——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在战争与和平的环境中的不同表现为重点，以四大贵族的主要成员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等人的命运为贯穿始终的线索，生动描绘了从城市到乡村，从客厅到战场，从首都到外省等广大的生活场景。作者笔下的贵族分为两类：一类是危难时刻能勇敢站出来承担责任的罗斯托夫家族、保尔康斯基家族、别祖霍夫家族；另一类是以库拉金家族为代表的腐朽的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的贵族和宫廷显贵。

作者笔下的战争气势恢宏，人物刻画复杂多样、栩栩如生。同时，小说还带有极其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风格，在他的作品里，读者可看到彼得堡贵族典雅的客厅、莫斯科嘈杂的市井、博古恰罗沃宁静的

庄园、生动的狩猎场景等。

《战争与和平》一发表，就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法国作家福楼拜被作者的文笔折服，惊呼“这是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屠格涅夫说：“《战争与和平》……发表以后，他在公众中便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小说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俄国文学增添了光彩，也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文豪的美誉。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他的作品里也存在一些消极的东西：如他虽然认为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但他却认为这只是一种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同时，作者把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等宿命论思想作为一种美德来赞扬，并把爱一切人、顺从天命作为改革社会的良药，等等。所有这些无疑是作品中的消极成分，请读者明鉴。

二〇一四年三月

目 录

上册

第一卷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123
第三部	224
第二卷	330
第一部	330
第二部	390
第三部	471
第四部	550
第五部	606

下册

第三卷	683
第一部	683
第二部	768
第三部	922
第四卷	1042
第一部	1042

第二部	1105
第三部	1155
第四部	1207
尾 声	1270
第一部	1270
第二部	1330

第一卷

第一部

—

“噢，公爵，现在波拿巴家族占据了热那亚和卢卡^①。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您要是否认我们现在的战争，您要是还敢为这个基督的敌人（是的，我把他当做基督的敌人）的种种罪孽和暴行申辩，我就和您断交，您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也不会再像您自称的那样，是忠实于我的仆人。^② 噢，您好，您好！我知道我这些话把您吓着了，请坐下来谈吧，请坐。”

一八〇五年七月的一天，赫赫有名的玛丽太后的女官兼心腹安娜·巴夫洛夫娜·舍勒在接待首位参加她晚会的高官华西里公爵时，对他说了以上这番话。安娜·舍勒已经咳嗽好几天了，她自称是得了流感（那时流感还是个新鲜词，没几个人用它）。那个早上，她打发一个穿红色号衣的听差分发请帖，请帖上写着同样的内容：

伯爵（或公爵）！假如您没有别的更好的消遣，假如您不会为接受一个值得同情的病妇人的晚会邀请感到为难，今晚七点至十点我会在寒舍恭候您的大驾。

安娜·舍勒

① 热那亚：一八〇五年并入法国，卢卡同年也改为侯国，受拿破仑管制。

② 原文为法语，以下凡法语一律用仿宋体，不再加注，另外加注的除外，如德语等。

“呵，您这张嘴可是真不饶人！”进来的华西里公爵回答女主人道，对这样的迎接方式，他根本无所谓。公爵扁平的脸上神采飞扬，他身穿绣花官服，脚穿长筒袜，浅口鞋，几枚勋章佩戴在胸前。

他满口优雅的法语（当年我们的祖辈既用这样的法语讲话，也用这样的法语思想），语气中显露出在社交界见多识广、在朝廷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所特有的温和。他来到安娜·舍勒面前，低下洒过香水的光秃秃的头，吻了吻她的手，便悠然自得地坐到了沙发上。

“请您先告诉我，您身体可好？我亲爱的朋友，好让我放心。”他虽然仍用刚才的声调和口气说话，但冷漠甚至是嘲弄的意味已从表面的礼貌和体贴中流露出来。

“要是一个人心里烦闷，身体怎么会好？在当今这样的时代，凡是感情丰富的人谁能过得那么轻松呢？”安娜·舍勒说，“今晚您就留在这儿，好吗？”

“那么，怎么应付英国公使的招待会？今天是星期三，我得出席招待会。”公爵说，“过会儿小女会来接我，陪我一同去。”

“我还认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呢。老实说，什么招待会呀，放焰火呀之类的，越来越让人厌烦了。”

“他们要是得知您不喜欢这些，早就把招待会取消了。”公爵说，他就像一只上足发条的闹钟，嘴里很自然地流出自己也没指望别人相信的话。

“别拿我开玩笑。那么，到底对诺伏西尔采夫的急电做了什么决定？您是消息灵通的。”

“怎么对您讲合适呢？”公爵没精打采地冷冷说道。“做了什么决定？他们表示，波拿巴既然已经拿定了主意，那我们也只好同他决一死战了。”

华西里公爵说起话来总是无精打采，如同演员背诵旧台词。和他正相反，别看安娜·舍勒已有四十岁，可说起话来精神焕发，兴致勃勃。

她的热心使她得到这样的社会地位。即使有时她不情愿，但为了不让别人扫兴，她也会尽力做个热心人。安娜·舍勒脸上常常露出淡淡的笑意，这和她日见衰老的容貌不相称。可是，她就像一个被娇惯坏了的孩子，明明知道这是讨人喜爱的缺点，却不愿意也不想办法加以改变，甚至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话题一涉及政治，安娜·舍勒就更投入了。

“哼，您别和我讲奥地利了！对此我大概一无所知，但我了解奥地利向来不想发动战争，现在也是这样。他们出卖了我们。只有俄国才能成为欧洲的救星。圣上深知自己承担着高尚的使命，并为之而奋斗。是的，我对此毫不怀疑。仁慈的圣上将承担起世上最伟大的责任，他是那么宽厚那么英明，上帝一定会保佑他的。圣上一定会完成这个使命，消灭革命这个恶魔的。现在这个刽子手和恶棍是革命恶魔的代表，变得更加可怕了。只有我们才能为先驱者报仇雪恨。请问，我们能依赖谁呢？……英国人只知道赚钱，他们不理解也无法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高贵的精神。英国拒绝将部队从马尔他撤离。他们要弄明白我们行动的目的。他们对诺伏西尔采夫讲了什么？什么也没讲。他们不理解，也无法理解圣上自我献身的精神。圣上是大公无私的，只想为世界谋求利益。可他们承诺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承诺。即使他们做了什么承诺，也不会实现！普鲁士已公然声称，波拿巴是所向无敌的，整个欧洲都对他束手无策……哈登堡的话也好，霍维茨的话也罢，我什么也不相信。声名狼藉的普鲁士中立无非是个阴谋罢了。我只信赖上帝，信赖我们仁慈的圣上的崇高使命。他一定能拯救全欧洲！……”她突然打住话头，因为自己过于激动而露出嘲讽的微笑。

“我想，”华西里公爵面带微笑地说，“若是让您去接替我们那位可爱的文森盖罗德的职务的话，您一定会说服普鲁士国王的。您的口才真好。您能给我杯茶吗？”

“请稍等。顺便提一下，”安娜·舍勒重新镇静下来说，“今晚我请了两位特殊的客人；莫特玛子爵，他通过罗亨家同蒙莫朗西家沾

亲，是法国的一个名门望族。莫特玛子爵可是真正的上等侨民，还有一位是莫里奥神父。您认识这位有着超常智慧的人物吗？皇帝都亲自接见过他。您知道吗？”

“噢，这太妙了，”华西里公爵说。“您讲讲，”似乎他刚想到一件事，心不在焉地说，实际上他今晚到这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探听这件事，“太后打算任命冯克男爵做维也纳使馆头等秘书，确有其事吗？这位男爵好像没什么特殊的才干。”华西里公爵想为自己的儿子谋到这份美差，而别人也正在通过太后为冯克男爵争得这个职位。

安娜·舍勒的双眼似乎都已闭上，暗示包括华西里公爵在内的任何人，谁也无权评述太后的旨意。

“是太后的令妹把冯克男爵举荐给太后的，”安娜·舍勒不高兴地冷冷地说。一说到太后，她脸上立刻显现出忠心虔诚和崇拜敬畏的神色，中间还夹杂着几分忧虑。每当话题提到她这位最高保护人，她总是这样。她说，太后陛下很赏识冯克男爵，随后她的脸上又浮现出忧虑的神情。

华西里公爵默不作声，神情冷漠。安娜·舍勒运用她那特有的宫廷女官的圆滑手段，一面要挫挫公爵的锐气（因为他竟敢指责举荐给太后的人），一面又想法安慰他。

“现在还是讲讲贵府的事吧，”安娜·舍勒说，“说真的，令千金刚踏入社交界，就迷住了所有的人。她可真是绝代佳人。”

华西里公爵点头表示敬意和感谢。

“我总是想，”安娜·舍勒停了停又继续说下去，把身体凑近公爵，向他露出亲热的笑容，好像表明政治性和社交性的话题结束，现在要谈谈心了，“我总在琢磨，人世间的幸福有时也算不上公平。为什么命运之神赐予您两个这样出色的孩子，两个这样惹人喜爱的孩子？当然我不是指您的小儿子阿纳托里，我可不喜欢他，”她眉毛一竖，不容争辩地补充道，“可说真的，您根本不喜欢他们，所以您不配做他们的父亲。”

安娜·舍勒洋洋自得地浅浅一笑。

“那能怎么办呢？拉法特^①会说，我生来就没有父爱的面相。”公爵说。

“别开玩笑。我要和您说正经事。说实在的，我不喜欢您的小儿子。我也只能对您说说（忧虑的神色又显现在她脸上），别人在太后殿下跟前提到他，也为您惋惜……”

华西里公爵没有作答；安娜·舍勒也就没再往下说，意味深长地望着他，等着他的回答。华西里公爵皱起了眉头。

“可我又能怎么样呢？”他终于开口了，“实不相瞒，在他们的教育上，我已尽了做父亲的职责，可最终他们两个都是蠢材。伊波利特这傻瓜起码还算安分，而阿纳托里是个胆大妄为的小混蛋。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区别。”他说着便笑起来，笑得比往常更不自然、更激动，使脸上深深的皱纹显得十分粗俗，令人生厌。

“像您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有孩子呢？要是您不做父亲，我对你可真的无可指责了。”安娜·舍勒边说边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我是您的忠实奴仆，这话只能对您一个人讲，我的那两个孩子简直成了我的负担。他们就是我的十字架。我就这么认为。能怎么办呢？……”他沉默下来，做出了一个向残酷的命运表示屈服的手势。

安娜·舍勒开始沉思。

“难道您不想为您那个放荡的儿子阿纳托里找个妻子吗？人家都说，老姑娘都爱替人说媒。到现在我还没觉出我有这个癖好，但我却想到个姑娘，她一直和她父亲一起生活，很烦闷，是我家的亲戚，叫玛丽雅·保尔康斯基公爵小姐。”华西里公爵没做答复，但他和一般头脑灵活、思维机敏的深通世故的人一样，就点点头来表明他愿意考虑此事。

“哎，实不相瞒，阿纳托里这小子每年要花掉我四万卢布呢。”华

^① 拉法特：瑞士作家，著有《相面术》一书。

西里公爵说，显然压抑不住心中的苦恼。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再过五年要还是这样可怎么得了？这就是为人父的福气啊。您说的那位公爵小姐有钱吗？”

“她的父亲是大富翁，但很小气。他叫保尔康斯基公爵，小有名气。他退役时先帝还在世，绰号叫‘普鲁士王’。这人很精明，就是有个叫人难以忍受的怪脾气。公爵小姐的日子真不好过，可怜的人。她哥哥是库图佐夫的一名副官，刚刚同丽莎完婚。今晚他会到我这儿的。”

“亲爱的安娜，听说我。”突然华西里公爵握住对方的手，莫名其妙地往下拉它，说道：“这事就拜托您了，我永远是您最忠实的奴仆（村长给我的信也是这样写的）。她出身名门，又富有。这些正合我意。”

华西里公爵拿起女官的手吻了吻，他特有的优雅姿势亲昵而不失潇洒，接下来又拉着她的手晃了晃，然后把身子靠在安乐椅上，目光转到别处。

“别着急吗，”安娜·舍勒边想边说：“今晚我就和丽莎（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的夫人）谈谈。也许这事大有希望。为了给您帮忙，我得尝试一下老姑娘的行当了。”

二

客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安娜·舍勒的客厅。这些人都是彼得堡的名流，都来自上流社会，虽然他们年龄不同，性格各异。大美人海伦——华西里公爵的女儿也来了。她是来接父亲一同去参加公使的招待会的。她身穿舞会礼服，戴着花字奖章。年轻的安德烈公爵夫人——彼得堡最迷人的女子也来了。去年冬天她结了婚，因现在有孕在身不出席重大交际场合，但这种小型晚会还是参加的。华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带来了他要引见的莫特玛。莫里奥神父和许多其他客人也都一一到场。

“您还没见过吧？”或者“您还不认识我的姑妈吧？”安娜·舍勒对来宾说着，一边把他们郑重其事地领到头上打着高高的花结的小老太太跟前（她是在客人们刚开始到来时，悄悄地从隔壁房间出来的），介绍了来客的姓名，并把视线从来宾身上缓缓移到我的姑妈身上，然后走开了。

出于礼貌，客人们一一向这位谁也不认识、谁都不感兴趣、对谁都没用处的姑妈问候。安娜·舍勒注视着他们，默默地表示赞许，神情忧郁而严肃。姑妈则对每个客人都一样地先询问他的健康，又谈起自己的身体，再谈到太后陛下的健康，并说到，感谢上帝，太后陛下的身体现在好些了。所有来到老太太跟前的人，为了表示礼节，都表现得十分从容，但从她面前走开时都松了口气，如同完成了一项沉重的义务，而且一晚上也再不会到她那去了。

安德烈公爵夫人随身带着一个做针线活用的丝绒绣的金手提包。她的嘴唇上长着一道浅浅的微黑的绒毛，薄薄の上唇挡不住牙齿，嘴唇微张时看上去很美，而上下唇抿在一处时就更加可爱。和那些富有魅力的女人一样，她身上的缺点——上唇微翘，嘴巴微张——反倒成了与众不同的美。这位年轻貌美的未来母亲，面容姣好，身体健康，正轻松地渡过妊娠期，谁见了她都为她高兴。不论上了年纪的老人，还是苦恼的年轻人，只要和她随便聊聊，都会受到她的感染，像她一样快活。任何一个同她交谈的人看到她说话时的开朗笑颜和不断露出的皓齿，都会觉得今天自己特别讨人喜爱。任何一个男人都这样想。

臂上挂着针线袋的娇小的公爵夫人踏着急促的小碎步，一摇一摆地绕过桌子，开心地地理理衣服，到银色茶炊旁的沙发上坐下，那神态好像在表明她所做的这些，对自己和她周围的人来说同样是开心之事。

“我带来了针线活。”她边打开提包，边对在场的人说。

“安娜，您瞧，您真会拿我寻开心，”她对女主人说，“您去信说今晚只是个小型晚会。您瞧，我穿得多不体面。”

她边说边摊开手臂，让众人看她身上那件镶着花边的典雅的灰色连衣裙，胸部下方还束着一条宽缎带。

“丽莎，您放心吧，谁都不及您漂亮。”安娜·舍勒回答。

“您知道，我丈夫要丢下我不管了，”她以同样的口吻对一位将军说，“他要去送死。您来说说，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倒霉的战争，”她对华西里公爵说，但还没等到对方回答又转身和他的女儿美人海伦交谈。

“这位娇小的公爵夫人实在太迷人了！”华西里公爵悄悄和安娜·舍勒说。

一位身材高大、有些肥胖的年轻人在这位娇小的公爵夫人来后不久，到了会场，他短短的头发，戴副眼镜，身穿浅色裤子、棕色燕尾服和高硬领衬衫，打扮入时。这个胖青年，就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知名的大臣、此刻在莫斯科奄奄一息的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刚在国外受教育后回来，还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今天是他第一次走进社交圈。安娜·舍勒向他点头，算是打招呼。这是她对客厅里最低等的客人的礼节。尽管用的是低等的礼节，一见到皮埃尔走进来，安娜·舍勒脸上就露出了惊慌和不安，好像觉得他是个不应在这里出现的庞然大物。的确，皮埃尔的身材比客厅里的其他男士都高大，不过，安娜·舍勒是因为注意到他那显得聪慧而羞涩、机敏而朴实的特殊眼神，才感到惊慌的。

“您真好，皮埃尔先生，能抽空来探望一个可怜的病人。”安娜·舍勒对他说，并把他带到姑妈面前，不安地向姑妈递了个眼色。皮埃尔嘴里小声说着什么，一直东张西望。当他看到娇小的公爵夫人时，他愉快地微微一笑，像对老朋友那样对她点点头，来到姑妈跟前。安娜·舍勒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还没等姑妈讲完太后陛下的健康状况，皮埃尔就走开了。安娜·舍勒连忙把他拦住说：

“您认识莫里奥神父吧？他这个人很有趣……”她说道。

“是的，我对他那维护永久和平的计划已有所闻。这很有意思，

恐怕不太现实……”

“您这样认为吗？……”安娜·舍勒勉强找出话来应付，接着想去招待别人，这时皮埃尔的举动又有些失礼。刚刚他没等姑妈把话说完就走开，现在又找出话题不让正要走开的女主人脱身。他低头看着女主人，两条粗壮的腿叉开来，向她讲明神父的计划为什么不切实际。

“以后我们再谈这个问题吧。”安娜·舍勒冲他笑着说。

她摆脱这个涉世不深的青年，又去尽主人的义务，四处倾听、观察，随时准备激发谈话冷场的一伙人的兴致。纱厂的老板给工人们分好工，自己就在车间里来回巡查，一旦发觉哪儿的纱锭不转或声音异常，就赶紧去停住机器调理一下，让它恢复正常运转。此刻安娜·舍勒就在起这个作用。她在客厅里转着，走到冷场或谈笑声太大的一伙人里，插进句话或调换一下客人的位置，使谈话机器又不慌不忙地正常转动起来。在这样的忙碌中，仍看得出她最担心皮埃尔。无论后者是走到莫特玛周围的那伙人旁听他们的谈话，还是到神父那边去，她都是顾虑重重地盯着他。对于皮埃尔来说，今天安娜·舍勒的晚会是他国外留学回来在俄国参加的第一个晚会。他深知这里来的都是彼得堡所有的知识分子，他像一个走进玩具店的孩子那样，因为新奇而目不暇接。他一直担心自己漏掉任何一段精辟的言论。望着这里一位位自恃清高，风度不凡的人物，他满心希望聆听到远见卓识的言论。最后，他来到莫里奥神父面前。他感到这里的话题有意思，就停住了，也像一般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等待自己发表意见的机会。

三

安娜·舍勒的晚会正处在高潮。四面八方的纱锭在匀速地转动着，喧闹声一直不断。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坐在姑妈身边。她眼睛红肿，憔悴的面容与这个豪华的交际场所有些不协调。她们二人以外的其余客人分成了三组。第一组中心人物是莫里奥神父，组员多半是男

士；第二组是年轻人，包括华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人海伦公爵小姐，以及相貌端庄、面庞红润，由于年轻而显得发福的安德烈公爵夫人。莫特玛子爵和安娜·舍勒则是第三组的中心人物。

莫特玛子爵是个相貌堂堂，极有风度的青年，有些自高自大，但很有教养，对谁都一样彬彬有礼。显然，安娜·舍勒想利用他这一点来款待来宾。就像精明的酒店老板，把一盘人们在肮脏的厨房里一见到就没有胃口的牛肉当作好菜那样，安娜·舍勒今晚依次把子爵和神父当作佳肴来款待客人。很快，莫特玛那个小组话题转到当甘公爵被害^①一事。莫特玛子爵说，由于当甘过分宽容他才被害，而拿破仑对他的憎恨另有缘由。

“噢，真是这样吗？子爵，那您就给我们说说吧。”安娜·舍勒说，自鸣得意地感觉到她说“子爵，那您就给我们说说吧”这句话时的口气，有些像路易十五。

（莫特玛子爵彬彬有礼地微微一笑，鞠了一躬表示从命）。安娜·舍勒请客人们在子爵周围坐好，来听他讲话。

“子爵和当甘公爵认识。”安娜·舍勒对一个客人说。“子爵的口才相当不错。”她对另一位客人说，“一眼就能觉出，他是个非常有教养的人。”她对第三个客人说。安娜·舍勒以这种道地的方式向客人们介绍子爵，好像是在介绍一盘热乎乎的配着生菜的煎牛排。

莫特玛子爵抱以落落大方的微笑，准备开口讲话。

“亲爱的海伦，请您到这儿来。”安娜·舍勒招呼那位美丽的公爵小姐。海伦是另一个小组的中心人物，位置离这儿稍远。

海伦公爵小姐面带微笑站起身来。刚才她进来时也带着这样的笑容，这是一种绝代美人永不褪色的笑容。她身穿一套白舞服，上面绣有常青藤和青苔的图案，舞服发出轻微的响声。她那雪白的臂膀、光亮的头发和她的贵重的钻石一样光彩耀人。她从给她让路的男士中间

^① 当甘公爵被害：当甘参加了法国保王党，因被控参与谋杀拿破仑被处死刑。